

塞罕坝林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

牢记使命 铸就绿色丰碑

河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、厅长 周金中



塞罕坝，是蒙古语和汉语的混合用语，意思是“美丽的高岭”。历史上，这里水草丰美、森林茂密，清朝末年为弥补国库亏空，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开围放垦，再加上日寇掠夺、山火不断，到新中国成立时，这里的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，变成了风沙蔽日的茫茫荒原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，但国家仍然下定决心，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国有林场，恢复植被，阻断风沙。1962年9月，369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创业者，肩负“为北京阻沙源、为京津涵水源”的神圣使命，从全国18个省(市)集结上坝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高寒沙地造林。

恶劣的生存环境，是创业者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。塞罕坝冬季漫长，年均积雪长达7个月，极端最低气温零下43.3摄氏度，加上偏远闭塞、物资匮乏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。考验，一个接着一个。由于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，头两年人们满怀希望种下的2000多亩落叶松，成活率还不到8%。超出想象的困难和挫折一度冷冻了人们的笑声和激情。

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坚决不能退缩和放弃！关键时刻，王尚海、刘文仕、张启恩等首任场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把家从承德、北京等城市搬到了塞罕

坝，以示决心。在他们的带领下，林场技术攻关组改进了“水土不服”的苏联造林机械，改变了传统的遮阴育苗法，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活率，让信心和希望在荒原上重新燃起。

就这样，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，接续奋斗55年，终于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，使得在自然状态下，至少需要上百年才能修复的塞罕坝生态，重现盎然生机。如今，林场造林面积达到了112万亩，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，如果把这里的树按一米的株距排开，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。

如今，塞罕坝的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，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.8倍。这里的森林生态系统，每年能产生上百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，每年释放的氧气可以供200万人呼吸一年。

更令人欣喜的是，美丽高岭上的这片绿色，正在燕赵大地蔓延开来。近年来，河北省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，开展大规模的国土绿化，全省每年完成造林绿化面积都在500万亩以上，造林数量、质量均居全国前列。目前，全省有林地面积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10多倍，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已经实现了土地沙化逆转。

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机械林场作出的重要批示，让河北林业人备受鼓舞。我们将牢记嘱托，不忘初心使命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让燕赵大地绿意更浓，美丽河北续写传奇！

选择塞罕坝 我无怨无悔

塞罕坝机械林场退休职工 陈彦娟



1964年，我19岁，在承德二中上高三。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宿舍的六个好姐妹经常在一起谈理想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：要像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那样，为祖国建设贡献一分力量！

我家的邻居刘文仕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场长。听说那里正在开展大规模机械化造林，我鼓起勇气给场长写了一封信。信发出不到一个月，就收到了林场的回信，说欢迎我们去工作。就这样，我们放弃了高考，选择了塞罕坝。1964年8月23日，学校给我们开了欢送会。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迈出了通往理想的第一步！

承德到塞罕坝有两百多公里，我们坐汽车颠簸了两天两夜才赶到林场。记得我们吃的第一顿饭，是黑面饼和炒蘑菇，这可是当时林场招待客人最好的饭菜了，可我们都觉得有一股怪味，根本咽不下去。住的条件更是艰苦，房子不够住，大家就住在仓库里、马棚里、窝棚里、泥草房里。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，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滴水。最难熬的还是冬天，嗷嗷叫的白毛风，吹到人身上刺骨地疼。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夜麦秸秆的土炕上，睡觉时都要穿着棉袄棉裤戴着棉帽子，早上起来眉毛、帽子、被

子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霜。

到林场熟悉了一段时间的环境之后，领导并没有安排我们去学开拖拉机，而是让我们去苗圃学习育苗，我们很失望。领导耐心地给我们讲，育苗也很重要，做好这项工作也很了不起。

育苗确实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儿，整地、做床、催芽、播种，每项工作程序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。为了掌握好播种时盖土的厚度和压实度，我们拿着滚筒和刮板一遍又一遍地练，手磨出了血泡，手臂肿得抬不起来，可我们还是不停地练，直到达到技术要求为止。

那年冬天，我们到马蹄坑作业区清理残木。山上的风特别大，男同志跪在雪地里采伐残木，女同志负责拖坡，就是把残木用大麻绳捆好，然后拖到山下。由于积雪太深根本没有路，拖起来十分吃力，使出浑身力气才能缓慢地向前挪动。工作一整天下来，肩膀被大麻绳子磨得血红，厚厚的棉袄也都被磨破了。就这样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，我们累得就像脱了一层皮，等回到总场场部时，大家都已认不出我们了。但是，让我们骄傲的是，我们创下了女同志上山参加采伐作业的历史，男同志能做到的，我们女同志也做到了！

5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树都已经长成了大树，当年的茫茫荒原已经变成百万亩林海，我们所有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、流过的汗水和泪水，都变成了快乐、骄傲和自豪！

塞罕坝绿种撒遍承德大地

承德市林业局干部 封捷然



小时候，父亲和乡亲们每年总要到一个叫“塞罕坝”的地方参加造林会战。父亲每次回来总对我们说，塞罕坝人真了不起！条件那么差，还是一年到头、成年累月地干，有的连命都搭上了。咱坝下的条件比人家好多了，更应该响应国家号召，跟着人家多栽树。

长大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承德南连京津、北接内蒙古，正处在浑善达克沙地的大风口。塞罕坝人年复一年地种树，就是在为京津抗风沙、涵水源，他们做的事太伟大了！

55年来，承德人见证了、参与了塞罕坝人创造绿色奇迹的全过程，塞罕坝精神也像绿色的种子，播撒在承德大地上，感召着、激励着承德人民和塞罕坝人并肩作战，共同构筑起保卫京津的生态屏障。

50多年来，承德全民造林每年投工投劳都在10万人次以上。目前，承德的有林地面积达到了3417万亩，森林覆盖率达5.8%上升到57.67%，成为华北地区最绿的城市。

在塞罕坝精神的感召下，承德也塑造起了自己的绿色精神。比如隆化县全国造林模范郑淑芳，30年种活了40多万棵树，30年，她在山和家之间往返奔波，走过的路，相当于走了3个长征。由于长期在

荒山上忙碌，顾不上家里，和丈夫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，不得不办了离婚手续。那天她哭了一夜，可第二天一大早，她就拉上树苗，又上山种树了。

潮河是北京密云水库的主要水源。10年前，承德在沿岸实施了稻改旱，1万多农民从种水稻改为种玉米，这样每年就可以多为北京供水5000万立方米。乡亲们说：“咱普通农民能为北京做点事，光荣！”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，为我们指明了方向。承德，更加坚定了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信念。

为了天更蓝，承德打响了减煤控车等5大攻坚战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70%以上；为了水更清，坚持多措并举，保持水环境全省最优；为了地更洁，主动砍掉了200个矿山，取缔污染企业1400多家。

树多了，水也多了。通过植树造林，承德的水源涵养能力提高了30倍，是华北地区唯一不缺水的城市。树多了，环境好了。一批大项目、好项目落户承德。去年，文化旅游、大数据及电子信息等10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，首次超过了传统的“两黑”产业。

树多了，百姓富了。目前承德拥有经济林1000多万亩，培育出了全国最大的山楂、山杏仁生产加工企业和全国最大的果壳活性炭生产基地。

学习塞罕坝，加快走新路。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，我们将牢记使命、接力奋斗，让塞罕坝的绿色种子在承德大地生根、开花、结果！

做生态文明建设“先锋树”

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、场长 刘海莹



人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造林时，会先栽上一些适应性强的树，为其他树种落地生根创造条件，这些树被叫作“先锋树”。在塞罕坝人心里，老书记王尚海就是一棵永远挺立的“先锋树”。

1962年，40岁的王尚海是承德专署农业局局长。塞罕坝林场组建，组织上派他担任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。建场头两年，由于造林成活率低，加上生活艰苦，人们情绪一度很低落。王尚海穿上老皮袄，骑上黑骏马，带着技术人员跑遍了塞罕坝的山山岭岭，仔细研究那些残存的落叶松。他和大家一起啃窝头、喝雪水、住窝棚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总是睡在离漏风的草帘子门最近的地方。他和大伙一起，憋足了劲，一定要把树种活，一定要把林场办下去！

最终，马蹄坑大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，开创了中国高寒地区机械栽植落叶松的先河。王尚海在塞罕坝干了13年，在任期间林场完成造林54万亩。1989年，68岁的王尚海病逝。遵从遗愿，他的骨灰被撒在了马蹄坑。伴他长眠的那片落叶松林，如今被叫做“王尚海纪念林”。

塞罕坝原来没有樟子松。樟子松的家乡在大兴安岭，它耐寒、耐旱、耐瘠薄。1965年春天，后来曾担

花海是我最美的裙子

塞罕坝机械林场职工 杨丽



2009年，我研究生毕业后，来到了塞罕坝。在来之前，我百度了一下，网上那些美丽的风光让我心怀期待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坐着绿皮火车咣当了10多个小时到承德，再坐5个多小时汽车到了林场，一下车，我就傻了。寒风像无数把刀子，割在了我的皮肤上，还夹杂着雪，扑到我的脸上。林场孤零零地夹在大山里，满眼望去看不到人烟，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，泪水开始在眼睛里打转。

林场领导很了解我们这些新职工的心理，一上班就组织大家参观场史馆。当那些前辈们住过的马架子、造林用过的工具、穿戴过的衣帽就在眼前，马蹄坑大会战、六女上坝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就在耳边时，我感到很无聊，每天在宿舍里看电视、玩手机、读网络小说。有一天，我跟着领导去大光顶子山顶的望海楼去慰问，一位叫刘军的瞭望员给我上了一课。

瞭望员的工作单调乏味，为了排遣寂寞，刘军跟

着电视上的节目学会了画水彩画，他把望海楼房屋后的景色全都画在了画里，然后裱好了挂在墙上。看着那一幅幅有趣的画，我的人生突然又照进了一缕阳光。我为什么不能利用这难得的闲暇干点什么呢？

当时林场刚好出了一本植物图谱，我便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。这里的野生植物多达600多种，由于生长条件特殊，塞罕坝的野生花卉花大色艳，引种栽培的价值很大。林场成立了专门课题组，我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我的生活充实多了，查资料、搞调查，写论文，好多个晚上，经常是翻着翻着书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慢慢的，我认识了塞罕坝数百种花卉，能够准确地说出它们的生长习性和生长地域。到现在，我们的课题组已成功地将玉竹、百里香等20多种坝上花卉，引种到低海拔地区。而我也因为这项研究课题与我母校的博士生导师结缘，去年顺利地考取了河北农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，成为林场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士生。

花是美丽的，但研究花的过程并不全是诗情画意。有一次在山上，我被一种当地土语叫做“桦皮夹子”的虫子咬了，4天后才发现，像苍蝇那么大的虫子已深深烂死在我的肉里，到医院才取了出来。

今天来到这个讲台，我特意穿上了裙子。到塞罕坝8年了，我从未穿过裙子。但我从不觉得这是一种遗憾，因为我与鲜花为伍，已经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融在了林海中。当鲜花铺满绿海时，花海，就是我最美的裙子！

塞罕坝的绿色年轮

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



1962年2月21日，《河北日报》刊登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的消息。从那时起到现在，我们对塞罕坝的关注已经55年了。半个多世纪里，新闻里的塞罕坝，常写常新，总有写不完的故事。

门振成是我们报社的一位老记者。1977年他第一次上坝采访，就赶上了罕见的雨凇灾害，让他亲眼见证了塞罕坝不屈的性格和不垮的精神。

那年10月28日，天气越来越冷。结束了一天的采访，晚上门振成和工人们一起睡在营林区职工宿舍的大通铺上。半夜时分，大家突然被外面爆竹般的响声惊醒，原来，雨落在树上，冻成了厚厚的冰溜子，越压越重，到了晚上，刚刚长成的小树再也不堪重负，纷纷折断，那场景就如同地震一般，地动山摇。

人们呼喊着冲出门跑到山上，用手托起被压弯的树枝，用木棍敲打树枝上的冰凌。可是，一切都无济于事，辛辛苦苦种了15年的林子，一夜之间，损失过半。面对着一片狼藉的松林，不少人失声痛哭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所有的人就都默默地上了山。大家流着泪扶起残枝，拖走断木。由于坡陡路滑，一位女职工在往山下拖断木时被砸断了腿，落下了终生残疾。在采访中，门振成记下了一位林场职工说的话：树倒了，还能扶起来；林子毁了，还能种出来；只

要人不倒，塞罕坝就不会倒！

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塞罕坝人对树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感情。树，是他们的眼珠子、命根子。塞罕坝人给孩子起名字喜欢用林海、建林这样带林字的名字，许多孩子的小名都叫苗苗、森森。人们用这种方式来延续、传承与树的情缘，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记住这片林海，记住他们永远是塞罕坝人。

采访中，我还被这样一个细节打动。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本来可以承受每年100万人的接待量，可以靠卖门票轻松增加8000多万元的收入，可塞罕坝人却将每年的游客量控制在50万人以内，收入自然也随着减少了一半。目前，这里的旅游开放面积也仅占林场总面积的万分之四。

只要影响到树，影响到绿，影响到造林，影响到防火，有钱也不挣！塞罕坝人把对树、对自然的朴素感情，升华为一种保护生态的自觉。

在塞罕坝采访，我和所有的记者一样，被这片林海、被这里的人们感动着，我们像塞罕坝人种树一样，全力以赴地采访、写稿，为的就是让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，能够感染、感召更多的人一起来珍爱绿色、守护家园。

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，塞罕坝每棵树的年轮里都记录着生态文明的进程。我们用55年的报道，用三代人接力写成的绿色传奇告诉人们：建设生态文明，走向美丽中国，这就是信心，是路径，是未来！

